

緒論

受到社會變遷、經濟發展與少子化等因素的影響，許多偏鄉地區日漸凋蔽，偏鄉學校也隨之持續面臨著學生數不斷減少或流失的處境。政府在沉重的教育經費負擔下，考量教育資源的運用效率，訴求提升偏鄉地區教育品質，因而對偏鄉小型學校進行整併措施，似乎有其合理性與正當性。教育部（2006）就指出：規模太小的小型學校，其「團體學習文化刺激不足，不利於學生群性發展與學習，也不符教育投資成本效益」，因而訂頒小型學校發展評估指標，供縣市政府參考，俾用於規劃整併方案。

唯當地方政府要對偏鄉學校實施整併動作時，往往引發住民強烈反彈與抗爭，認為戕害弱勢地區學童教育機會的公平性。畢竟原先可就近上學的權益被剝奪，取而以遠道通勤上學的方式，不僅增加了時間成本與安全負擔，對偏鄉地區多數的弱勢學生而言，此舉不僅造成上學好難，上進也變得不易。一些「窮，不能窮教育；苦，不能苦孩子」、「教育是窮人脫貧的管道」的教育宣示，恐徒然引發偏鄉住民更沉重的感受而已。

顯然，偏鄉迷你學校應否整併、政策作為如何符合教育品質、規模效率與受教機會公平等不同規準，存在著矛盾與對立的價值思維。不同立場或身分者在論述此一議題，就會有不同見解。對社區住民來說，學校整併是相當不受歡迎與不友善的舉措，但政府當局對學校整併政策的推動，迄今仍是奉行不渝。根據美國學校行政協會（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chool Administrators）的調查顯示，在2008～2009學年間，有6%學區或學校被關閉或整併，數量比例比起前一學年要多一倍。另外有11%的學校或學區正在進行整併或準備關閉中（Cronin, 2010）。

林孟儀與林妙玲（2006）的調查顯示：歷年縣市政府對小型學校

裁併數量，除臺中市、臺南市、新竹市、嘉義市四個都會城市無裁、併校（班）情形外，其他縣市均曾進行裁併校動作。在中央政府頒訂小型學校發展評估指標的政策支持下，儘管各縣市政府在執行此一政策的積極度有別，但以偏鄉小型學校居多、財政又處於窘迫的縣市，可說是「磨刀霍霍，蓄勢待發」。黃俊傑（2008）指出：目前積極進行整併的縣市多是以農業為主、且財政較為困窘的縣市，這些學生許多是處於家庭弱勢及經濟弱勢，整併學校後，是否造成第三重弱勢——學習弱勢的形成，值得有關主管機關重視。簡良平（2009）的研究指出：偏遠地方學校裁併政策，威脅偏遠學生受教權。學校整併政策對偏鄉地區的影響著實令人關切。

在99學年度末，位於南部的一所偏鄉小學在經過縣府的溝通、協調下宣告廢校。整個撤併的過程看不見慣常的抗爭、陳情，而被認為是歷來廢校過程最平和、順利的案例。儘管許多文獻指出：學校在偏鄉地區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；學校的存在關係到社區經濟與生活福祉，具有相當重大的意義（Barter, 2008; Clarke & Wildy, 2004; De Young, 1995; Lyson, 2002; Sell, Leistriz & Thompson, 1996），甚至廢校形同廢村（姜博超，2007）。此一攸關住民教育權益與社區存續關鍵的裁校議題，在這所學校被裁併的過程中，卻是激情不及發酵，火花未曾點燃。一所成立四十幾年的小學，竟以平靜方式「結束營業」，悄悄地走入歷史，實屬鮮見。

Howley、Johnson和Petrie（2011）回顧美國學校整併的歷史，以及整併的經驗與結果後表明：貧困的地區通常可以因為學校而受益，一旦學校被整併了，會發生無可彌補的傷害。Strange（2011）也發現被下令裁併而被迫關閉的學校，通常是政治上最弱勢的學校，其大多是處於貧窮、有色人口居住的地區。這類學校的存在與需求常常被忽略或漠視，因為在一些政治人士的眼中仍是認為偏鄉窮困地區是效率不彰、麻煩的地帶。王麗雲與甄曉蘭（2007）也表示偏遠地區兒童